

酉陽雜俎

唐人筆記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唐人西陽雜俎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段成式

校閱者 平襟霞

出版者 平襟霞

發行者 中央書店

上海四馬路世界里
電話九〇七二二號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酉陽雜俎

唐段成式撰

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土邦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珩。戰鬪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龍。龍節也。大喪用琮。

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婿拜閣。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鞞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晉說文云。卽婿字。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鞮及鞞。正月進箕帚。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繪爲鞮。刻龍像御。

之。或爲蝦蟆。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爲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辭。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言於足下。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鈞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情。一曰。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

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鏡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西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實鏡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寸。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元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元宗從之。又其夕太

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怪。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邃。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樸物。方睡熟。卽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言。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燦。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因開樸。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鄴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恠。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

悲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元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齋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目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喙。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

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干葫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葫蘆生初無難色，開撲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及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竈，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竈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爲奴僕。老人曰：

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撲物，大如羹碗，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盡，且以酒色爲誠也。裴還洛中路，悶其附信將發之，撲四角各有赤蚰，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卽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矣。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人甚衆，久立視，又之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

見妹。買奕與已爭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黑石。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買奕。因與辯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買奕鼓刀。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幞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菑。附地亦飛花。初出如

馬勃。破大如壘。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亘天候。燄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爲伍。迭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艧交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樂中如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頃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日。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卽書無事。趙自規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

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敘事甚詳悉。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

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算。作潁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牆有人。斷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斷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鋤。鑿立於穴前。一曰崔問之。皆

云。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幘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爲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爲予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聲。歛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睫疎揮。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

邢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君頗記無。崔垂泣言。某實泰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人之房瑄太尉祈邢等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魚殮。休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閩州。舍紫極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爲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鱸邀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曰。于刺史。且以龜茲板爲托。其夕病鱸而終。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下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村人僱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僱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湯。

水秀才且意其怠于祇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有道者。良久取竈沙數掬。按捺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于盤上。嚶之。悉成牛肉。復汲數瓶水。頃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方慙謝僱者曰。某本驕雅。不識道者。今返請爲僕。僱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力于它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僱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

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寶歷中。荊州有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于白湫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利息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非非意相干也。可閉門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

求繹。怒其不應。因蹴其門。張重簣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樵就輦。正當二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于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且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若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

童。斂其地。未數尺。果遇板。撤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閒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譙不得復進王殊快快因至使院造判官會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會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會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會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雲安井自大江泝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

難于泝泝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致召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召而止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振擊一十四里盡爲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卽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

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元宗既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元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元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

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從其遊學。一行因窮太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耶。卽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改爲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歷。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元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尙不能曉。吾子試

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額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經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李叔詹嘗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

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堂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沒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榻以裨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迴，易折欠數百萬，迴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元真者，衣白若鶉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甫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

爲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
晚至州。舍于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
因請高曰。元真此來。特從尙書乞田性命。高遽
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
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卽於懷內探
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涼。驚曰。此非人臣
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請
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
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
覺問高何事。尙書獨不塵。豈遇異人。獲至寶
乎。高不敢隱。監軍不悅。因求見處士。高乃與俱
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尙書乎。更有何寶。願
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
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

曰。獲此足矣。皇卽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
布針。監軍乃筭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
駿尾焉。高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
忽失所在矣。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
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
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
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
猩脣。呂氏所尙。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
用爲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尙不同。
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
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
何胤修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
白魚。鮓。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岵議曰。鮓。

之就腊。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
用意深懷惻怛。至於車螯母蟪。眉目內闕。慙渾
沌之奇。唇吻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
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
庖廚。永爲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
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常爲組表
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組言。伏見除書。以臣爲
粽。一曰熬將軍。油蒸校尉。臞州刺史。脯腊如故。
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美愧
夏鱸。味慚冬鯉。常懷鮐腹之誚。每懼鼈巖之譏。
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臨。曲蒙
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廁。玳筵猥頒。
象箸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桂。紆蘇
佩櫳。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煙。濃汁暫停。則蘭肴

成列。宛轉綠蠶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澤。
九殞勿辭。無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鑄門奉表。致
謝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
父。穿蒲入苻。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浮陽兵北渡黃
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
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
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
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於河。吏憑公誠。
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
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
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泊鱗之長。當衛天子
詔。何反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于天。天將譴爾。
吏酌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

吏知公精誠已達。乃沉鈎索一一釣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惟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酌而堅冰陷。一釣而沉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癩。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瘠。邱氣多危。衍氣多仁。陵氣多貪。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鵠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象帛書。縮書。諺一云。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

兔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檄書。景書。半草書。

歷城北一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醺集。參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王彥威尙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傅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